



热线电话: 010-65953695 转 1815  
互动邮箱: muguang@vip.sina.com

政府部门、民间组织、媒体、志愿者……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接力施援,曾受母亲虐待的小益益却在病情好转后又猝然离去。事实上,分歧、质疑、争吵在两年前就已开始,只是又在她离世 50 天后突然爆发出来……

夜里,小益益走了,年仅四岁。

2011 年 12 月 9 日清晨,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、杭州志愿者“战斗机”等人先后得知:他们救助的受虐女童周佳怡(即小益益),在寄养点离世,这是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(以下简称“儿希会”)在北京设立的一个寄养救助点。

在那之前,受虐女童小益益在各方的接力救援下,从昏迷中醒来,眼睛开始有光感,可以站立,说话,甚至被志愿者带着去上学——不少去看望的志愿者一度兴奋地转发着益益好转的消息和图片。

2012 年 1 月 29 日,在小益

益离世 50 天后,一条其尸检照片出现在新浪微博,让她重回舆论视线,也让志愿者之间早已出现的质疑与争吵,变得更加激烈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儿希会做出了公开回应,召开了新闻发布会,甚至报警。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质疑继续指向尸检报告,更指向参与救助的公益组织:委托鉴定的主体身份是否合适?接受中医治疗的病历为何没有出现在尸检鉴定材料中?儿希会为何不公布救助点的录像……

拯救受虐儿童,政府、民间组织、志愿者、媒体应该如何各归其位,是值得探究的话题。

## 受虐的小益益

父母未登记结婚,便有了益益三姐妹,挨打后倔强不认错的益益,被母亲打骂。

无数人知道益益的忌日,却鲜有人知道益益的生日,这个大名鼎鼎周佳怡的女孩,是三姐妹中的老二。2007 年,22 岁的周雍和 23 岁的李世敏生下了小益益,仅仅几个月后,益益便被送回贵州老家爷爷奶奶身边。

2010 年 4 月,益益被接到父母打工的浙江德清县。当年 5 月 14 日,母亲李世敏回家发现牛奶被打翻,便开始打益益和姐姐,挨打后倔强不认错的益益,被母亲一脚踢倒,撞到床头柜的尖角后昏迷。此后因治疗过程中,益益父母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,一度试图将益益送回贵州老家,他们的房东报了警,而后李世敏随即因



2 月 6 日,儿希会公布关于益益个人捐款及使用情况的说明:截止 2011 年 12 月 1 日前,儿希会募集给益益的爱心捐款总数为人民币 41092 元,并附有部分支出发票。图为益益在京生活照



## 四岁女童之死折射家虐儿童救助困境

# 小益益:在争议中告别

■ 本报记者 郝成 马怡冰

## 分歧显现

救助开始后,施救者内部爆发了分歧。一部分志愿者认为政府既已接手,应以政府为主导,而另一部分人则并不认同。



2010 年 6 月,在志愿者的帮助下,益益在杭州某医院接受高压氧舱治疗

Mary 及摇篮网志愿者、德清县义工、宝贝回家志愿者、儿希会,这是在益益的民间救助中依次出现的四组公益力量。

Mary 的帖子发布后,立刻引起了爱心摇篮论坛上“爱心妈妈”们的关注,救援行动也就此开始。Mary 第一时间联系了当时益益的所在地浙江德清的义工,希望他们能够联系上益益的父亲和所在的医院,希望帮助益益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就医。

随后,Mary 委托德清义工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涉,希望通过政府能够帮助益益转院,但过程并不顺利,Mary 便决定通过电话自己来与德清县政府进行沟通。

2010 年 6 月 22 日,德清县政府召集慈善总会、红十字会、民政局、妇联等机构专门为益益开了协调会,妇联分管筹款,并答应

会把捐款情况及及时向志愿者宣布,当时募集的善款大概有一万五千元左右。

Mary 告诉本报记者,她当时和政府沟通时,主要谈的是益益的转院问题,但她的救助观念是,对益益的救助,政府部门为主,志愿者为辅。她的沟通,也旨在搭建这样一个救助框架。

当年 6 月 25 日,德清县妇联组织当地医院,就益益转院的细节再次召开协调会,听取卫生局和医院的建议。但是次日,益益突然从德清转院到了杭州万事利医院,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接手了救助工作。

这次转院在摇篮论坛上掀起了巨大波澜,并为此后的争吵埋下伏笔。因为在志愿者中,一部分人认为此由政府已经接手救助,就应保持政府的主导地位,而不应该让一个民间组织成为救助的主导力量。

## Mary 撤出

她最早参与救助,却因救助理念和方式上的分歧撤离。她指责对方不专业,对方则称她缺乏爱心。

对于“宝贝回家”突然接手益益的转院等事件,Mary 表示惊讶和不理解,认为他们的做法对益益并没有好处。她始终觉得益益的问题应该由政府负责,而不是民间组织全权接手。

Mary 是一位上海白领,2009 年与天涯和摇篮网的热心网友一起创办了名为“关爱受虐儿童”的民间组织,专注于救助被虐儿童。他们会关注国内所发生的受虐案件,并通过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志愿者回访受虐儿童的家庭。

在论坛上表达不满的同时,Mary 也再次重申了救助过程中存在的监护权、专业度等问题。

## 接还是不接

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中曾有人反对手救助益益,认为该组织并不擅长于这类救助,孩子应该由更专业的公益机构接手。

“救孩子的时候,我们内部是有过争议的,一部分志愿者认为,孩子必须要救,另一部分志愿者认为,我们是主要致力于打拐,救助受虐儿童非我们所擅长,所以应该交由更为专业的组织去救助。”据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宝艳回忆,在获知益益需要救助后,志愿者“战斗机”力主出手救助。

随后,“宝贝回家”开始救助,在益益从昏迷中醒来后,志愿者认为应该将孩子接到北京,从而接受更好的医疗救助。

2010 年 11 月,Mary 收到儿希会负责人张雯电话,询问关于儿希会是否适合接手益益的意

“我想让参与救助的人明白一点,政府部门比我们更有资源,也便于处理监护权这些问题,而我们民间力量应该是一个辅助的部分,这样救助才能保证资源充足,让专业力量发挥最大效用。”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,Mary 认为这取决于救助对象的特殊性:首先,根据我国现行法律,受虐儿童的监护权优先向亲属转移,这决定了民间公益组织主导救助缺乏法律支持;其次,从救助效果来看,孩子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,会有更多优势的、专业的救助资源。

Mary 在获知益益离世后,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,很可惜当时她和不同力量的沟通很快演变成了争吵,最后她将那些汇聚在她账户中的善款退了回去。“捐款者是认同我这样的救助理念才把善款交给我的,既然救助没有按照计划进行,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善款退回去。”

Mary 退出并指责“宝贝回家”不专业,而“宝贝回家”的一些志愿者则指责她在益益需要钱的时候,冷漠对待。

“把善款退回去,就是以没人救助的益益为要挟,逼政府部门做主导。”宝贝回家志愿者“战斗机”Mary 在获知益益离世后,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,很可惜当

时她和不同力量的沟通很快演变成了争吵,最后她将那些汇聚在她账户中的善款退了回去。

“把善款退回去,就是以没人救助的益益为要挟,逼政府部门做主导。”宝贝回家志愿者“战斗机”Mary 在获知益益离世后,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,很可惜当

时她和不同力量的沟通很快演变成了争吵,最后她将那些汇聚在她账户中的善款退了回去。

由于前期治疗得力,益益被接

## 发帖者吴旭新

“那是我拿到的益益最后的记录。”对于那张照片,发布者吴旭新说只是出于一种记录的习惯,为的是让大家看到孩子的真实情况,让社会去关注这些孩子。

“益益还在的时候,我在网上发了益益摔伤、被绑在椅子上”的消息,接着就发现自己不能再在他们的官网上留言了,得知益益死讯后,我等了一个月,发现通知被删,益益的尸检报告也没出来,就又在儿希会设在新浪的博客留言中问什么时候出尸检报告,之后发现也被拉黑,不能留言了。”吴旭新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,这之后,她又等了二十多天,才发出了那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微博。

这条迄今已被转发 15000 多次的微博,附有两张照片:一张是吴旭新和益益的合影,而另一张图是一个小孩被开胸破肚,一双手正捧着一个血红的器官。

如此震撼的图片随即引发微博网友热议,在追问死因和尸检报告的同时,更有网友指出图片中背景不像是在正规尸检场所,甚至怀疑儿希会在倒卖儿童器官……

“发孩子们的图片,写他们的点点滴滴,这是我过去四年一直在持续的事情,为的就是让社会看到他们的真实状况,从而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。只不过到了益益这件事,我当时能够拿到的最后记录,就是这张图。”吴旭新说,那张照片是另一位同样关注益益的志愿者传给她的。

记者在 2012 年 1 月 15 日与宝贝回家志愿者“战斗机”沟通

## 质疑仍在继续

张雯认为自己是出于不得已,才落后发布了相关信息。而质疑者则认为,既然伤害已经产生,让追问继续,看能否在益益走后,迎来一种提升和变化。

对于发布益益死讯后,又再次删除,张雯在 1 月 1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,声称是不得已为之。“我们是寄养点,孩子是在我们这里走的,在尸检报告出来之前,我们真的不便说什么,所以我们不发布任何信息,单等着尸检报告出来。”

吴旭新的微博出现后,儿希会开始回应,1 月 31 日,儿希会在益益曾经呆过的寄养点儿童希望之家召开新闻发布会,并将尸检报告公之于众。但质疑之声并未消弭:儿希会是否有资格委托鉴定机构做尸检?益益生前接受中医治疗的病历为何没有出现在

尸检鉴定材料中?儿希会为何不公开监控录像……

关于益益的尸检,张雯说:“益益的尸检是在病逝后 8 天进行的,因需要直系亲属签字委托方可,所以是在 12 月 16 日,即家长到京后第二天签署尸检协议。17 日尸体解剖取走器官,待固定 10 天之后进行切片并做病理分析。我们获悉的尸检报告周期是 60 天,但 1 月 30 日,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就向我们提供了正式的尸检报告,包括一份正本和一份副本。”但最终尸检报告显示,委托人一栏为儿希会。

张雯向本报记者表示:“我们财务每次上网登记的时候,都是按月按批登记的,并非每笔登记,所以写着的‘12 月 1 日’的是 12 月份的账目,不代表是 12 月 1 日发生或者记录的,而是代表 12 月份发生的账目。”张雯解释说,大诚中医提供的是针灸、按摩等中医康复,是志愿提供的公益服务,所以没有诊断,也没有收费,有志愿者和员工陪同,可以证明,也有部分康复治疗视频可以作证。至于是否公开监控录像,她称还需要向技术人员咨询是否有保存,且需要获得家属同意。

但所有的争论仍在继续。“益益走了,他们那样吵,是嫌我们伤心不够……如果说能反思出点有用的,能让公益组织更成熟,那还好。”对于争吵,不少志愿者告诉记者,他们不想去看,但却禁不住要去关注。

时,获知这张照片正是由进入尸检现场的“战斗机”所拍摄,也是他将照片发到了志愿者内部交流 QQ 群,此后照片被流出。

而最初拍摄照片的“战斗机”,因益益之死,情绪极度低落,迟迟未能公开回应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宝艳告诉记者,她曾为“战斗机”安排心理干预,一度担心他会从此一蹶不振。

那张照片,在缺乏解释和不明出处的情况下,刺激了诸多志愿者,发问、质疑变得不再理性。于是,曾经一起关爱益益的志愿者们,开始分化,有人怀疑儿希会虐待了益益,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质疑没有依据,缺乏人情——这一次,争吵似乎要比 Mary 退出

那次更为激烈,且愈演愈烈。

吴旭新说自己此前曾问过张雯,为什么不把一些不再接受治疗的孩子送回福利院,那样的话孩子可以在户籍地享受到义务教育、医保等。“我去

北京周边几家福利院看过,请的老师都是当地的,但儿童希望之家的雇工不少是流动人口,缺乏稳定性。所以我认为孩子应该送回福利院。”吴旭新说。

“她有时候回答说‘他们应该被收养’。有时称‘那可要调查清楚福利院会不会特别差。’”吴旭新说。

而张雯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有的孩子确实已到学龄,曾经送孩子回去过福利院,是孩子自己要求再回来的。以 9 岁的党国战为例,“以前以为他随时会离开,就没有安排长期入学。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在寄养点附近找地方入学。确实,我们本来就不准备给孩子提供这么长时间的寄养。”



2011 年 10 月 25 日,北京儿童希望之家二期工程正式开工



小益益生活一年多的北京儿童希望之家经常有志愿者光顾